

投稿類別：社會人文類

篇名：

身份？個性？或環境——唐傳奇女性角色悲喜劇結局之成因探討

作者：

蔣沂瑾。國風國中。八年八班。  
邱鈺淇。國風國中。八年九班。  
黃顥安。國風國中。八年十二班。  
賴羿澄。國風國中。八年十二班。

指導老師：蘇怡臻老師

## 壹、前言

### 一、研究動機

唐傳奇是興盛於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說，對現今的小說、戲曲有極大的影響，內容分為三大類。包括如〈鶯鶯傳〉、〈李娃傳〉等描述才子和佳人愛恨離合的愛情類；或是如〈虬髯客傳〉、〈聶隱娘傳〉等描寫英雄俠客行為，多穿插愛情與政治的俠義類；以及如〈黃粱記〉、〈枕中記〉等，藉著當時的鬼神信仰，諷刺追求功名富貴權利的神怪類。唐傳奇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與前代的筆記小說相較之下，它的題材和篇幅大大擴展，成為了規模嚴整可觀的文學創作，具有栩栩如生的角色性質以及曲折的情節，對於讀者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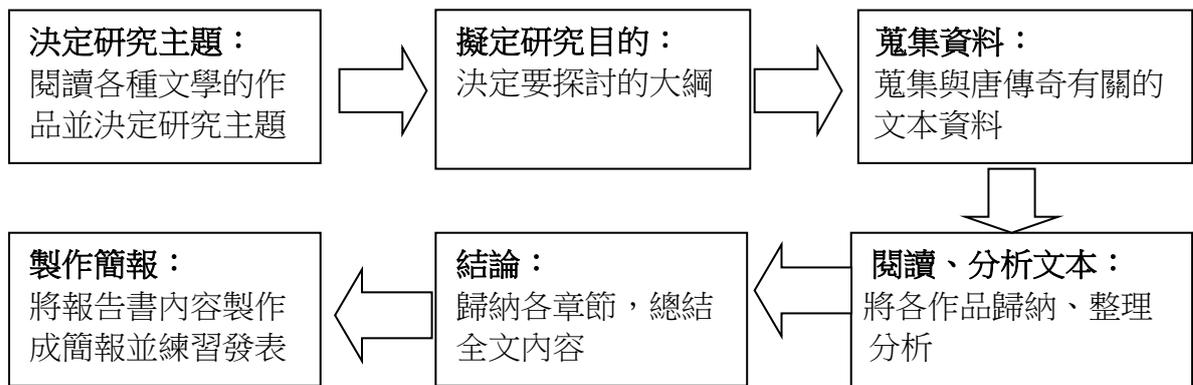
會接觸到唐傳奇作品，是源於某日國文課上，老師介紹小說的流變時所提到。尤其是在介紹〈李娃傳〉與〈霍小玉傳〉兩篇時，聽著老師分享故事中的劇情，同學們也隨著書中人物的情緒一同起伏、悲喜。時而同仇敵愾，時而歡聲雷動，也不禁勾起了我們對「唐代女性感情世界」的好奇心。

步入青少年時期的我們，對於愛情難免有些憧憬，想像自己也能有一段綺麗的愛情，因此我們從中選擇了一些跟愛情相關的作品閱讀。發現愛情的結果不只喜劇，也有悲劇，而且每一個故事女主角所遇到的困境都不盡相同，其性格與面對困境的處理方式也不一樣。使我們想透過這些作品，進行分析，了解這些女性角色們在愛情之路上，走向悲喜劇結局之成因。

### 二、研究目的

- (一)分析唐傳奇女性角色身份差異對結局之影響
- (二)分析唐傳奇女性角色內在特質對結局之影響
- (三)分析唐傳奇女性角色所處之外在環境對結局之影響

### 三、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

## 貳、正文

### 一、走向悲劇，留下遺憾的女性角色：

#### (一) 含恨而終的霍小玉：

霍小玉是愛情小說〈霍小玉傳〉的女主角。故事敘述門第清高的李益，年輕時就有才氣，因而四處尋求名妓。在鮑十一姐的花言巧語下，認識了妓女小玉。小玉資質艷美，神態飄逸，兩人才相識一晚，便相互託付終生。但李益卻違背誓言，過期不歸，使小玉整日憂心掛念，思念成疾。最後小玉因李益的負心，含恨而終，李益也因小玉的詛咒而發瘋。

分析霍小玉無法獲得美滿結局的原因，大致有下列幾點：

#### 1. 當時社會的門第觀念與狹妓之風：

在當時的唐代社會，讀書人一生的理想就是要求取功名，而當時社會上存在「仕必由進士，婚必與高門」的觀念，所以為了讓自己取得更順利的仕途，就必須娶門第清貴的世家女兒為妻。剛好李益的母親就是有這種觀念，導致李益必須和表妹盧氏成親。此種與高門結親的婚姻關係談不上愛情，所以士人為了滿足愛情方面的需求，就只好到青樓了。但不論妓女的才色如何，這段感情終究是暫時的。因此李益無法與霍小玉白頭到老。

#### 2. 小玉對愛情的盲目與所託非人：

關於李益是否為一位值得託付的男性，從其自白「思得佳偶，博求名妓」與「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句中能夠看出李益的好色本質。而從「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可以知道李益為了與高門結親，不惜向他人借錢，湊足聘金，因而顯出了李益的虛榮。又因「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說明李益的懦弱。從「遙拖親故，不遺漏言」也能知道李益不負責任的個性。

然而小玉卻僅因被李益的才華深深吸引，無視於上述各種缺失，盲目地追求與李益廝守一生。過度重視愛情，導致身陷情網，無法自拔，想躲在李益的懷抱裡，卻又不能改變李益種種的缺點以及清高的身世，明知李益四處尋求名妓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風流，婚姻更是為了個人仕途上的康莊大道鋪路，兩人的愛情觀念一開始就背道而馳，小玉卻未能識明不可挽救的悲劇。

#### 3. 心高氣傲，卻消極卑微的矛盾：

從原文對小玉身份的敘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可知，小玉原為貴族庶出之女，由於可依靠的父親去世，失去身分的小玉便流落為青樓女子，且極欲掙脫妓女的身分，導致才與李益相處一晚，即託付終生。矛盾的是，與當初不顧一切的衝動相比，當愛情消退時，小玉卻以最卑微的態度逃避這個事實。當李益過期不歸時，小玉除了打聽音

信，並沒有做出任何主動要見李益的行為，只是癡癡地「博求師巫，便詢卜筮，懷優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身體每況愈下，自然無法與李益廝守一輩子。

霍小玉與李益的個性為兩人的愛情埋下了悲劇的根源，加上當時的門第觀念，悲劇更加不可逆。可見當時的社會，青樓裡的女子雖然可望獲得自由和一生的愛情，但是卻受到身分的限制，無法如願。

## (二) 從心動到心碎的崔鶯鶯

崔鶯鶯是唐代文學家元稹所做〈鶯鶯傳〉的女主角，內容講述崔鶯鶯與張生的愛情故事。鶯鶯的母親因為進駐蒲州的軍隊騷擾百姓而暫住於小廟中，認識了也暫住於此的張生。而張生運用關係幫鶯鶯的母親解決了煩惱，而因此設宴款待，使張生與鶯鶯得以相識，而他倆的感情始終不穩定，而這段感情也因為張生對功名的追求走向無疾而終。

關於鶯鶯的身分，眾說紛云。有人說鶯鶯是娼妓，也有人說是大家閨秀、名門之後。因此研究者決定撇開鶯鶯的身分，鎖定性格與大環境兩方面進行研究，以下是我們歸納出鶯鶯失敗的幾點原因：

### 1. 兩人缺乏感情基礎，一時興起熱情冷卻：

鶯鶯和張生的愛情來得很突然，兩人從張生救起鶯鶯母親當晚算起，認識僅僅數日便兩情相悅。跟對方不僅缺少了感情基礎，也缺乏深入了解、認識彼此的機會，這樣衝動之下的互許終身，只能說是兩人將愛情視為一場兒戲的表現。即使日後兩人雖有數個月的相處時間足以經營這段感情，卻仍抵擋不住當兩人因張生進京考試而分離之後，熱情冷卻的迅速。

當張生對鶯鶯已不再有愛，更將自己沒考中科舉錯誤都怪到鶯鶯身上，並把鶯鶯寫給他的信拿給朋友們看，並說道：「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以及「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僂笑」將鶯鶯與褒姒、妲己相比，和一開始百般追求的樣子截然不同，如此始亂終棄的態度即為缺乏穩固基礎的一時熱情，在分離之後冷卻至冰點的現實。

### 2. 衝動追求與消極棄守—鶯鶯在感情上的掙扎：

鶯鶯和張生認識數日便有了肌膚之親，這可能跟鶯鶯生活環境也有所牽連，正值花漾年華的少女，對愛情固然容易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加上平時接觸男性的機會極少，導致對於感情這件事產生了不顧一切的衝動。當鶯鶯勇於衝破禮教、投懷送抱的那一刻，對於眼前這位了解不深的男子，她付出了全心全意地的信任，相信她能帶給自己終身幸福，卻不知因識人不明而引發的悲劇，正在身後悄悄醞釀。

與愛情來臨時的衝動追求相比，當愛情出現可能消退的跡象時，鶯鶯反而呈現了消極棄守的低姿態，如分離前夕對張生說：「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及在信中對張生所述：「雖荷殊恩，誰復為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

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可得知鶯鶯知道要被張生拋棄時，覺得山盟海誓也有終了的時候，並不再挽留張生以及這段感情。

### 3. 社會風氣的禮教束縛與功名至上：

即使再如唐朝這般相對開放的社會，依然存在著對男女之間的雙重標準，像是張生身邊的長輩對於他主動追求鶯鶯視為理所當然，所以張生對於獲得追求鶯鶯的機會並無太大的努力。反觀鶯鶯，在對於女德有十分高的要求的古代社會，鶯鶯在如此壓力之下就無法主動向張生表白，甚至在收到情書後還要上演一齣痛斥張生的矜持戲碼「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正是鶯鶯當時痛斥張生的話語，但還是壓抑不了鶯鶯對愛情的渴望而對張生投懷送抱。

同樣是追求愛情，張生原本是主動的一方，卻將被動回應的鶯鶯形容為不知檢點的「禍水」，顯出他對這段感情的雙重標準，當然，也是整個社會的雙重標準。由兩人分手後，張生對朋友所說「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可見當時讀書人對功名利祿的追求大過於對愛情的重視，而鶯鶯只是眾多被犧牲女性中的冰山一角，真正的被犧牲者是當代整個社會的女性。

就唐傳奇其他悲劇故事的女主角的結局來說，鶯鶯的結局雖不完美，但也不失平和，畢竟最終鶯鶯還是找到了一個好的歸屬，而張生也娶了另一位妻子。在現代社會中，也常有這種年少時曾有一段情感，長大後便各自嫁娶的例子也不少見，因此〈鶯鶯傳〉是唐傳奇中相當接近現實社會的一部小說。

#### (三)難逃男權迫害的任氏

任氏是神怪小說〈任氏傳〉的女主角。任氏是個狐妖化身的美麗女子，但男主角鄭六得知後並不恐慌懼怕，反倒更親近她，並與任氏一起生活。鄭六表親韋崑見到任氏時，非常驚艷她的外貌，於是欲趁著鄭六不在家時凌辱她，任氏堅決反抗，最終仍放棄了掙扎，道出與韋崑的相比下鄭六的無能並感嘆他的可憐，以理智換取了韋崑的尊重。直到有日，鄭六接到調職令，必須到外縣任官，他邀請任氏一同前往卻被拒絕，但任氏在鄭六的強求之下勉強答應，卻在路途中遇到獵狗攻擊而不幸身亡。

任氏是個非常複雜的角色，照理說，她所擁有的各項優秀特質，都足以讓她得到完美的結局。首先是任氏的貌美動人，從鄭六眼中「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艷」，到韋崑家僕覺得「天下未常見之矣」，以及韋崑心中的「殆過于所傳矣」、「愛之發狂」，作者成功利用他人眼光，呈現任氏的絕世姝容。其次，任氏具備忠貞不二的堅定節操，當韋崑凌辱任氏時，她堅持拒絕了韋崑，挺身為鄭六說話，雖然韋崑有錢有勢，但任氏卻能體會鄭六的難處，甚至包容他的無能，顯出任氏對鄭六的真心，即使鄭六的能力不如韋崑，也無法帶給自己奢侈的物質生活，但任氏仍對鄭六不離不棄。此外，任氏的手腕高明，資質聰慧。她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幫助鄭六，教導他買賣馬匹，進而從中獲利，幫助鄭六致富。任氏同時也藉由自己辦事的手腕，使計為韋崑獲得了他一個個的夢中情人，以便報答韋崑的厚恩。

然而，這樣一個集眾多優點於一身的女子，為何還是走向了悲慘的結局？研究者分析出了下列幾個原因：

### 1. 女性身分枷鎖和男權壓迫：

雖然任氏的才能高於鄭六，處處都為鄭六著想，不因鄭六的無能而拋棄他，但因為受到男權至上的壓迫與鄭六不體諒的心，即使明知自己若與鄭六一同赴任會遭遇生命危險，卻還是心軟地答應了。鄭六的自私，造就了任氏的死，在任氏因有困難而不願與他同行時，鄭六卻不懂得以任氏的角度思考她遇到的問題，一心只想著無法時常與任氏相處，缺少同理心。

### 2. 身分差距與道德瑕疵：

鄭六是個凡人，在任氏的身份揭曉為狐妖時，她曾為自己的感到羞恥，而拒絕鄭六接近。當市人張大眼懷疑任氏身份也曾說過：「此必天人貴戚，為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可見在當時的社會，認為天人、仙女是凡人是不配擁有的，而妖狐、精怪是低於凡人一等的。如此身份一開始就不對等的異種戀情，註定會以悲劇收場。

另外，鄭六的妻子是韋崑的親戚，但韋崑即使知道鄭六在外有任氏，他卻選擇隱瞞自己親戚，不符合社會道德要求。任氏為了回報韋崑的情意，第一次為韋崑找來她的表妹張十五娘，幾個月後就被韋崑厭棄了。第二次韋崑想得到刁緬的寵奴，而寵奴的母親是任氏的表姊。任氏設計讓寵奴發病，並賄賂巫師，又將寵奴騙到自己家，方便韋崑下手。為了報恩，不惜算計自己的親戚，也不符合社會道德要求。因此在故事最後將任氏賜死，也算是作者顧慮到教化意義，給社會的交代。

鄭六與任氏不對等的身份，與當時男權至上的風氣，造成任氏的能力即使遠勝於鄭六，仍無法突破性別道德的瓶頸。必須聽從鄭六的指示，最後墜入悲劇的深淵。

## 三、掌握命運，迎向幸福的女性角色：

### (一) 衝破身分枷鎖的李娃

李娃是愛情小說〈李娃傳〉的女主角。故事敘述富家子弟鄭生進京趕考時，邂逅了名妓李娃，對她一見鍾情，鄭生付出所有的錢財與李娃度過一段如神仙眷侶般的日子，直至錢財散盡後被鴛母逐出。因身無分文，鄭生靠唱輓歌維生，又被父親視為有辱門風而逐出家門。直到某日，鄭生在行乞途中遇見李娃，李娃於心不忍，反幫助鄭生捲土重來，順利考取高官，並在家人的支持與接納下迎娶李娃，皇帝亦冊封李娃為汧國夫人，地位尊榮。

分析李娃得以獲得美滿結局的原因，大致有下列幾點：

### 1. 感情基礎深厚，理性面對愛情：

鄭生與李娃的感情原本是一場不帶感情的交易，但經一年的相處，兩人日久生情，有了穩固的感情基礎。而李娃也在相處過程中，看清楚鄭生的本質。因此當鄭生錢財用盡時，「**姥意漸怠，娃情彌篤**」顯示李娃已發現自己逐漸愛上對方。當時李娃雖然無法違抗老鴿的命令，但當日後鄭生落魄行乞時，李娃卻能遠遠聽出情郎的聲音而疾奔向對方，失聲長嘯「**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此時李娃已確定自己對鄭生的心意，才開始追求愛情，而不會盲目地栽進熱戀的泥沼中。

## 2.明識大體，蕙質蘭心

經過細心照料而復原的鄭生，李娃開始督促他重拾考科舉的本業。面對只準備了一年便躍躍欲試、急欲應考的鄭生，李娃反而看出他能力不足，以「**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勸他明年再考，並不因求快而馬虎、隨便應付，直至第二年「**海內文籍，莫不該覽**」後，果然功成名就。可得知李娃有一雙明識大體的慧眼，且真心想為鄭生付出。婚後，李娃亦不辜負鄭生父親對她不計前嫌的接納，發揮她的智慧，成為了鄭家的賢內助，也為自己迎來了幸福。

## 3.深厚恩情，不計回報

雖然一開始，李娃基於過去的交易習慣，和老鴿合力陷害鄭生，但後來因同情、愧疚，以及與鄭生培養出的情感，對他加倍付出。這些付出對李娃而言，只是彌補過去的錯誤；但對鄭生而言，卻是天大的恩情。即使鄭生考中科舉，李娃也不挾恩情以邀功，反而覺得自己功成應該身退，對鄭生說出了「**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這樣充滿大愛的話，更顯出李娃崇高的品德。

## 4.反抗命運擺布，活出獨立人格

目睹鄭生的不幸後，李娃第一做出了對命運的反抗——將落魄不堪的鄭生帶回家照顧，不顧老鴿「**當逐之，奈何令至此**」的反對，以一場精采的辯論反駁老鴿：「**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舍而逐之，殆非人行。**」更難能可貴的是，她不以愛情為人生的唯一，也不讓自己成為男女關係中消極等待的一方。在鄭生考取科舉後，她知道自己的身分會影響鄭生前途，即使深愛鄭生，仍忍痛退出。即使離開鄭生，也能夠自己獨立生活的李娃，因不依附任何人而存在的堅強人格，而贏得了尊敬。

李娃能夠獲得幸福的生活，除了來自於她擁有為人犧牲自己的精神，也活出自我，不被他人的想法所框架，才能夠讓鄭生看到她良好的品行，無法放棄她，而更努力追求李娃，也使得兩人最終獲得了該有的幸福。

## (二)勇往直前的倩娘

倩娘是愛情小說〈離魂記〉的女主角。故事敘述倩娘和表哥王宙自小便是青梅竹馬，互有情愫，而倩娘父親張鎰本來允諾王宙將倩娘許配給他，但後來卻出爾反爾，將倩娘嫁給自己的同事，王宙知道後，便決定赴京，在王宙乘船赴京前，倩娘豁出性命和王宙私奔。多年

後，倩娘和王宙生了兩個兒子，也和張鎰斷了音訊，然而倩娘越來越想念家人，他們便一起回了倩娘的家，可當倩娘回家後，張鎰大吃一驚說：「倩娘疾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而當婢女去查看時，閨中的倩娘卻一句話也沒說，便走出來和舟上的倩娘合而為一。清醒後的倩娘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兩人正式結為連理。

分析倩娘能得償宿願的原因，大致有下列幾點：

### 1. 兩人感情基礎深厚：

倩娘和表哥王宙是青梅竹馬，兩人自小便一起長大，倩娘父親答應將倩娘許配給王宙，兩人兩情相悅，如原文「常私感想於寤寐」，可得知兩人常常互相思念，夜不能寐，而倩娘在奔向即將遠行的王宙時也說道：「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得知王宙對倩娘感情堅定，而倩娘也為了和王宙私奔而豁出性命，兩人感情基礎之深厚，在此不言而喻。

### 2. 不顧一切追求愛情的勇氣：

倩娘的父親——張鎰無視女兒的意願，將倩娘許配給了其他官僚同事，倩娘不顧家人的反對，堅持想與王宙共結連理。父親的強硬態度影響不了倩娘的意志，反而成為兩人感情的催化劑。面對突如其來的愛情困境，倩娘沒有選擇消極屈從、抱憾終身，而是決定踏出積極的一步，和王宙私奔，這樣的勇氣在當代壓抑女性的社會風氣之下，是相當罕見的。相較於更多恪守三從四德而毫無自我主張的其他古代女性，倩娘願意突破枷鎖，也是倩娘能成功的關鍵原因。

### 3. 家人的和解與支持：

雖然父親張鎰在王宙兒時應諾將倩娘許給王宙，但張鎰的反悔也讓倩娘和王宙的感情面臨挑戰。在倩娘重病不起後，張鎰還是將來自父愛的心疼轉為對女兒感情生活的支持。在倩娘與王宙正過著私奔後的二人生活時卻向王宙提出了回鄉探親的要求：「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可探究出倩娘一家的感情十分緊密，倩娘與家人感情的親近，使得原本的阻力終究被真情感動而轉為了助力。

〈離魂記〉反映了古代社會中女子壓抑自我暗戀情懷的背景。在虛構的幻想世界裡，當愛情和親情互相衝突時，倩娘可以選擇一分為二，同時兼顧愛情、親情，然而在現實的古代社會中，無力追求愛情，暗自飲泣的女子，卻多得不勝枚舉。

### (三) 自我覺醒的龍女：

龍女是俠義兼神怪小說〈柳毅傳〉的女主角。〈柳毅傳〉敘述科舉考試落榜的書生柳毅，在回家的路上見到了獨自在東海放羊的龍女。龍女向他泣訴說受到夫家的百般虐待，柳毅便答應了捎信給龍王。進了龍宮，龍王的弟弟打算把龍女嫁給柳毅，柳毅卻批評他蠻不講理，最後反而得到龍王的敬重，帶了許多禮物離開。後來柳毅娶過兩房夫人，都相繼去世，再娶

了第三房夫人，恰恰就是來報恩的龍女。龍女在全文中的戲份雖然不多，但對於推動劇情卻有著舉足輕重的關鍵地位。

分析龍女最後能得到美好結局的原因，大致有下列幾點：

### 1.龍族身分的可恃與不可恃：

龍女的龍族身分，比起身為狐妖的任氏，更顯得高貴，但在龍女遭受夫家虐待後，卻未給予依靠。從龍女對柳毅訴苦：「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為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御。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看出龍女並未依靠家中的身分，而全只靠自己的力量突破困境。

### 2.從逆來順受到主動追求：

龍女從一開始遭受夫家欺負，到了最後，卻主動追求幫助過自己的柳毅，從文末龍女對柳毅坦白身份時所說：「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可知龍女早有對柳毅以身相許的意願。但當柳毅拒絕親事之後，父母又欲將她嫁給濯錦小兒，這時龍女不再委屈求全，而是「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可看出她從過去只能逆來順受，現在已能不顧父母而為自己發聲，在這一連串的經驗中，徹底的改變性格。

### 3.圓融的處世智慧：

「雖為君子棄絕，分見無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是龍女對柳毅最真誠的愛情告白，當龍女被柳毅拒絕後，雖未強求，但也不消極棄守。她追求自己的愛情時，並不是靠著高貴的龍族身分，而是用巧妙的方式，隱藏身份接近柳毅，等到結為連理並懷孕，柳毅對自己疼愛有加時才坦白身分。之所以能得到美滿結局，正是因為龍女圓融的處事智慧。

從一個受夫家虐待的女子到相信愛情、獲得真愛。過程中，龍女的個性也由被動轉為主動，變得更堅強而理智，雖然受到許多傷害，但也未曾放棄任何改變命運的機會。龍女也將自己從柔弱的小家碧玉，磨練成一位值得獲得幸福的堅強女性。

### (四)不讓鬚眉的紅拂：

紅拂是杜光庭<虬髯客傳>中的女主角，她原是楊素府中的歌舞伎。但一日李靖來訪後，紅拂決定追隨相貌不凡的李靖，這個決定影響了紅拂一生的際遇。因為紅拂，李靖結識了虬髯客這位豪傑而助李世民取得天下；也因為李靖，紅拂得以脫離現有的社會階級，搖身一變成為大唐的一品誥命夫人。

雖然<虬髯客傳>屬於俠義小說，重要戲份多放在李靖與虬髯客兩位男性身上，但紅拂卻能與另外兩位並稱為「風塵三俠」，深植人心的程度比起男性完全不遜色。分析紅拂擁有美好結局的成因，大致有下列幾點：

### 1.不坐以待斃，有改變生活的企圖心：

紅拂原只是楊素府中的舞伎，靠著舞蹈技巧、可人容貌在楊素府中任差。而正值碧玉年華的她深得楊素的喜愛，但女人都有年華老去、人老珠黃的一天，再加上原本在京師權傾一時的楊素，也逐漸走向下坡，在諸伎眼中早已是「屍居餘氣，不足畏也」，因而「知其無成，去者眾矣」。深知現狀不可恃的紅拂不得不為了將來打算，因為她知道，年華老去、青春不再、靠山傾倒的那一日，自己將潦倒無依，而李靖就是那個讓自己免於走向茫然未來的轉機。

### 2.理性分析，有識人之明：

當楊素拒絕接見前來獻策的李靖時，李靖以「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得到楊素「斂容而起」的敬重，而紅拂也在此時看出李靖此生不凡，便下定決心跟隨他，詢問了李靖的住處，默默記下並私下拜訪，顯現出紅拂的識人之明與積極的行動力。夜奔當晚，面對李靖擔心受到楊素報復的疑慮，紅拂表現得反而更坦蕩：「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可見她早已看出楊素勢力在大環境動蕩之下的不值一懼，而眼前這位有為青年才是值得託付的真英雄。如此精準的眼光，正是她身為家伎多年，閱人無數所培養成的。

### 3.見多識廣，善於交際：

因為紅拂在楊素身邊久了，在旁服侍的紅拂必得懂得合宜的應對進退。最精采的展現莫過於兩人與虬髯客的第一次見面。當眼前的大漢對梳頭的自己投以無禮目光，李靖已強壓怒氣「猶刷馬」時，是紅拂已巧妙的手段化解了三人中的尷尬。她先「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再急急梳頭畢，便問及虬髯客的姓氏、家中排行等，一問到虬髯客同姓張，立刻以兄妹相稱，並帶著李靖一同拜見。讓虬髯客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如此高明的應對技巧，不但阻止了一場衝突，更在無意間推動了日後李靖的大業之路

唐太宗登基後，李靖受封開國公，而紅拂也被封為一品誥命夫人。若紅拂沒有抓緊改變生活的機會，她到死也會是個微不足道的舞伎，但她抓住了這個可貴的機會。紅拂藉著李靖從身份卑微的舞伎搖身一變成為豪門貴胄的當家主婦。所以，與其說紅拂追求的是愛情，不如說她追求的是社會地位的轉變。而紅樓夢的作者也透過林黛玉之口：「美人巨眼識窮途」肯定了紅拂的機智與慧眼。

## 參、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果發現，唐傳奇當中，擁有美好結局的女性角色，多半具有冷靜判斷的能力、活出自我的勇氣以及識大體的交際手段。冷靜判斷使她們大多在具有穩固的感情基礎後才進一步發展愛情。而勇氣也讓這些女性角色透過行動力突破困境，改善自己的生活；交際手段讓這些女性角色以理性的方式主動鼓勵與輔佐心上人，最終獲得真愛，甚至突破身分枷鎖，改變自己的地位。

而走向悲劇的女性角色，則大多因當時對習慣壓抑女性的社會風氣，所以風塵女子急欲脫離卑微身分而盲目投入；少女對於愛情不切實際的幻想，又因封閉的生活而缺乏與男性接觸的經驗，導致在愛情來臨時盲目追求，但感情出了問題時，卻消極逃避，不願面對事實，更迫於男權之下，自然無法得到一場美麗的婚姻。不過，有些女性角色雖然具有獲得美好結局的特質，但因為身分的不對等，甚至是男權的壓迫，最終仍走向悲劇，這也是當代社會風氣之下無可奈何的結果。

不論這些女性角色的身分高低，若想擁有美滿的人生劇本，需要個人對感情與人生積極努力的態度，而不妄自菲薄地放任幸福流逝於掌中。透過本次的分析，讓正處於青少年時期的我們了解，對於愛情，不能只懷著不切實際的幻想，更不可衝動、不能以貌取人與盲目追求。在追求的同時也要適時觀察對方，避免所託非人的悲劇。在戀愛過程中，也要保持獨立人格與對等付出，而不失去自我。身為現代女性的我們，相較於唐代的女子，現代社會更加開放，而且也更重視男女平等，對於身分地位，也不再如此強調，這些改變，使現代女性談戀愛時，可更自由地追求幸福，卻也同樣地需謹慎對待。

本次研究限制在於，由於研究對象僅限唐代作品，所推論出的社會現象及風氣也侷限於唐朝當代。日後若有機會進行其他研究，可嘗試比較宋、元、明清等年代的作品，如元雜劇、明清小說中女性角色的比較，相信能夠得到更豐富的收穫。

#### 肆、參考文獻

- 一、劉瑛(2006)。唐代傳奇研究、唐代傳奇研究續集。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二、齊裕焜(2018)。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再版)。台北市：萬卷樓。
- 三、李李(2006)。古典名篇賞析。台北市：秀威資訊。
- 四、邱安慈(2019)。鶯鶯傳、董西廂“人物”之形象。台中市：白象文化。
- 五、蔡宗陽、余崇生(2000)。中國文學與美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六、蔡寶琪(2013)。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形象。香港：能仁學報第十二期。
- 七、李宗定(2006)。唐傳奇〈鶯鶯傳〉的情、慾世界——一個精神分析學式的文學社會學解讀。政大中文學報 第六期 2006年12月125-146頁。
- 八、羅珮瑄(2014)。中唐傳奇與士人心靈——一個文體的文化史詮釋。《東華漢學》第20期；127-162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4年12月。
- 九、林瑜靜(2016)。〈鶯鶯傳〉人物之探究。新竹市曙光女中小論文。
- 十、呂佩珊，吳曉語，劉媿柔(2008)。《虬髯客傳》的人物性格分析。桃園平鎮高中小論文。
- 十一、蔡靜依，賴秋樺，羅雅裕(2009)。從傳奇小說看唐代的愛情奇傳——以鶯鶯傳、霍小玉傳、離魂記為例。苗栗縣苑裡高中小論文。
- 十二、徐筱婷、王玥(2014)。《李娃傳》人物分析及心理探究。桃園陽明高中小論文。
- 十三、曾思涵(2008)。癡情女子的血淚控訴——《霍小玉傳》。國立新竹女中小論文。
- 十四、林建佑，洪晨維，張紹賢(2016)。「說」唐傳奇，「話」故事，「道」意識。台中市嶺東高中小論文。